

元之...
台竹傷流市歲而亡
大不待候此後出班
仍為柶石是宣慶

小道破邪符

漢紀

卷四十三
至五十七

老婦青楊

物各以類
物各以類
物各以類

再震之本其根必傷

馬后信

[illegible]

資治通鑑

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特特為
夫人有行少矜持矜持

般高帝見唯難之愛惟時延石致中興

易不常入夢常物長衣物
論不特改片衡不也送旅樹安

趙趙
老老
者者
臣臣
名名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五

起柔兆困癸盡柔兆敦祥凡十一年

世祖光武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續漢書曰魏二人受害見上二人受害見上遂圍武陽述遣

子婿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武帝元朔二年

都縣屬蜀郡遣輕騎燒成都市橋賢曰市橋即七星橋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水經註成都中兩江有七橋西南石牛門外曰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

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帝必欲降之降戶江下同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二人受害見上卷今以時

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數所角翻述終無降意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

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

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

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比毗至翻千條萬端言詳細也勃與悖同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

不復相及復扶又翻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言幸而無它虞不至喪敗也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

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十許萬者約言之也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

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厲勉也毛晃曰勉厲之厲有修飾振起之意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

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量音其欲潛師就向於南江并兵禦之若

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

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

迎戰自旦至晡日加申為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上時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

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向而擊公也賢曰略猶過也若先攻向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

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成都郭中也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涪縣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涪縣

縣斬公孫恢恢述弟也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賢曰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為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李通欲避權執乞

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上時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事見三十八卷即日封

通少子雄為召陵侯召陵與郾同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易

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幟昌志翻挑徒了翻下同而潛遣奇兵

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時成都未破先置蜀郡太守

守以招人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說如字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臧宮傳作咸門賢曰成都城北面東頭門

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

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邯戶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刺述亦翻洞霄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屬之其夜

死明旦延岑以城降降戶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

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更嘗吏職工

是漢好

我並漢

降中

公

之族史

武

放廣

暖

仁

般

非

夫

人

欲

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覺吸藥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魯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放而與其母孟孫怒而逐西巴既而復之使傳其子戰國策曰樂羊為將為魏文侯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吸之盡一杯文侯謂左右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子且食之其誰不食既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將即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

業固稱疾不起業平帝元始中除為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宜遂隱廬山谷絕匿名迹夫既不住於莽其肯為述起乎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

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

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珍御謂食珍之供進者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為子孫下同身名俱全不亦

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載孔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論語載子張之言也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誘音西

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斷丁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贈

百匹業子輩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姓譙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為玄平帝元始四年為織衣使者分行天下觀省風俗會莽居攝棄使者車歸家隱遁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

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

贖父死太守為請為子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平帝時皓為美陽令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

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言身為漢臣豈不念故主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勿武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

嘆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犍居言翻費音同郡任永馮信皆託

青盲以辭徵命青盲者其瞳子不精明不能睹物任音王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上卷死見譙玄已卒祠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即少牢

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為益州太守都國志益州郡在雒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上以

齊訓農治兵治直之翻降集羣夷甚得其和下同公孫述時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聞上即位問

道遣使自聞間古見翻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 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是歲參狼羌

與諸種寇武都參狼羌無弋爰劍之後也爰劍孫平將其種人南出賜支河曲之西數千里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或為犂牛種越越隴西太

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

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百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頗哀老子使

得邀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

詣門請閉城發兵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余據隴西郡治狄道故得詣門白太守長知兩翻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賢曰漢法軍

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布翻後稍定郡中服之 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賢曰漢法軍

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 山桑節侯王常牟平烈侯耿況東光侯耿純皆薨諡法好廉自克曰節有功安民曰烈賢況疾

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弇弟廣舉並為中郎將乘繩證翻數所弇兄弟六人弇舒國廣舉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省悉當世

以為榮 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邊治飛狐道治飛狐道以通趙築亭

障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 上詔寶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

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乘繩證翻兩音既至詣城門上印綬上時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

尋拜融冀州牧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中山又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姑臧

縣屬武威郡劉琄曰姑臧秦月氏戎所處 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

為眾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說文戲角者脂無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穀翻唯奮無資單

車就路帝以是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任音王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

忠臣不

不和利臣

忠臣不

不和利臣

忠臣不

不和利臣

忠臣不

不和利臣

忠臣不

不和利臣不忠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利臣不忠意思為長父與上語相應今從之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鄭氏註曰雷之

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復扶又翻遠方口實

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也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

車與服志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鉦黃門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喜許既翻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鄧惲拒關不開賢曰上東門落陽城

東門北頭門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通見賢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賢曰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

文王不敢槃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尚書無逸之辭樂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

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雜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參封縣屬琅邪郡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浞河以備匈奴康讀曰呼盧芳攻雲

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眾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

原太守封鐫胡侯鐫子全翻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

降爵為侯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亡亡者文帝封梁王城陽川景帝封河間長沙中山常山昭帝封廣陽廣陵高密此數國至王莽篡漢而廢但封長沙真定河間中山者與帝同出於景帝也長沙春陵之大宗真定常山王憲之後收封者今復降爵為侯以服屬已疏也

丁巳以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良帝叔父章與帝兄子也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

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賢曰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庚午以紹嘉公

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公平帝元始四年收紹嘉公曰宋公承休公曰鄭公今又收鄭曰衛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都國志沛郡在雒陽東南一千

二百丙子行大司馬成復為揚武將軍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宛於元翻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上時掌翻夏四

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更工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

侯食四縣禹食昌安夷安淳于高密四縣賢曰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余據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固始侯國屬汝南郡

記正義曰孫叔敖以腰丘土賂潁取為封邑李通又墓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改名固始

膠東四漢以為王國帝以為侯國併屬北海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

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樂音洛復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

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陳讀曰陣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

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去羌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恐其以職事有過而失爵邑也遂罷左右將軍官

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上時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鄧禹內行淳備行下有子十三

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凡用度皆資於國邑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賈復為人剛毅方

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閨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

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答回答猶今言回護也賢曰回曲也曲法以容也有其小失遠方

賈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益州傳送公孫述舊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

是法物始備賢曰譬無目之人也為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審也郊廟之器樽彝之屬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孔穎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輿者車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暇今

謂之始備余謂法物即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傳直戀翻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謂徒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甲寅以冀州牧竇融為

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朝直遙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數所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識楚翻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復扶又翻問古重翻帝不許後朝罷

逸巡席後逸巡却退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傳旨使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賢曰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

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用重直五月匈奴寇河東

十四年夏叩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壽太守郡國志越壽在雒陽西四千八百里秋會稽大疫郡國志會稽在雒陽東三千八百

里會古外翻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鄯素禾翻西域苦匈奴重斂斂力翻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

許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

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易以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

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去羌刑罰在衷無取於輕衷中也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

宜高帝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定律九章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文帝元年除收擊相坐法十三年除肉刑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

寡亂丁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按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

或不厭民心厭於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傳音附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下選

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

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賢曰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遁以文避法焉臣愚以為宜如舊制

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復扶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之言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

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治直吏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易以由此觀之則刑輕

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好呼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

武乃平

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復扶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厭翻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賢曰歆諱具禮也言不以命而降其葬禮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說傳說也音悅孔安國曰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

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陸德明音瞑莫過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

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累力丁未有星孛於昴昴七星西方之宿也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黃道之所經也字蒲內翻

以汝南太守歐陽歆為大司徒郡國志汝南郡在雒陽南匈奴寇鈔日盛鈔楚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

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郡國志鴈門郡在雒陽北一千五百里代郡在

上谷郡居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復扶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每部各數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

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禮翻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

琅邪公耶音癸丑追諡兄續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續功業不就事見三十九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

少貴少諱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平陰緱氏二縣皆屬其後章遷梁郡太守梁郡在雒陽東興遷弘農太

守郡國志弘農郡在雒陽西南四百五十里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占之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察覈者考其實於是

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度徒洛翻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羸倫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宋白曰漢制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

帝詰吏由趣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賢曰長壽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

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敕教也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其墾田之數以相比也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

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虎賁將虎賁中郎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

對首式上由是益奇愛陽為立陽為太子張本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長知兩翻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歛坐前為

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賊罪千餘萬下獄下遐歛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自歛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歛八世皆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歛求哀者千

餘人為千至有自髡剔者毛見曰制髮曰髡平原禮震年十七禮姓也左傳衛有大夫禮孔求代歛死帝竟不赦歛死獄中十二月庚

午以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復扶又翻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武

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侯以備匈奴治直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杜佑曰雲州治雲中縣縣界有高柳城關曰

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巖壁露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

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靈月既探桑折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葉茂盛麥率一壅一穗罕有兩岐者故以為瑞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樂音洛安平侯蓋延薨蓋古

交趾薨洽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師古曰薨洽音樂客交州外城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有雒將銅印青綬宋白曰峯州漢薨洽縣地交趾太守

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怒

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郡國志曰南郡率象郡地在維陽南萬三千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曰愛州漢九真郡治胥浦縣驩州漢日南

郡治朱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薨洽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秋九月河南

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武帝置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漢儀虎賁

駱蘭冠虎文單衣度徒守式又翻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復扶又翻上大笑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下遐聽羣盜

自相糾擿賢曰通發也他狄翻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

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貢賢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貢罪負也懷而戀翻又奴亂翻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殿丁唯蔽

漢紀世祖光武皇帝

置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更工衛翻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粟粟給也帥所類翻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

邑門不閉 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繒恐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

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翻下同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

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復扶又翻下同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廢五銖錢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元年

從之天下賴其便 盧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屬上谷郡賢曰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諡法慈惠受親曰孝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憲窮治其姦憲計記翻又讀曰憲治直之翻二孫自殺收

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為千僞翻憲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

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復扶又翻既薨上追思良乃賞出子春賁時夜翻赦也遷

意為平原太守都國志平原郡在維陽北千三百里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乙亥晦食紀乙未據長曆三月丙申朔帝紀誤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章陵故

更五月乙卯還宮 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 妖賊李廣攻沒皖城實曰皖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妖於縣翻皖音下板翻遣虎賁中郎將

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計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數所角翻怨直煩翻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

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鄧恽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好呼到翻父不能得

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賢曰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紀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

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恽善恕己量主量音更音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賢曰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

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都國志中山國在魏陽北一千四百里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為王 甲申帝幸章陵修園廟

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少詩照翻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

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之治道十二月還自章陵是歲勃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議

又翻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唐氏族志伯益之後封於豳卿因以爲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

郡國志敦煌郡在雒陽西五千里彩徒門翻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

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悉服屬焉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連兵入塞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初爲冒頓所破遠置遼東塞外

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是始入養爲邊鳥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彤爲遼東太守賁南貢音肥郡國志遼東郡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

里祭則介翻彤有勇力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從弟也從才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

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障與障同山也山谿爲儲糧穀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賢曰扶樂縣名屬九真郡余謂

縣隆初封元侯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爲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南暨交趾賢說誤矣九真郡未嘗有扶樂

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註扶樂城在扶溝縣砂水逕其北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宕渠縣屬巴郡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

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師古曰宕音徒浪翻帝遣吳漢等將萬餘人討之甲寅上行幸長安三月幸蒲坂蒲坂縣屬河東郡祠后土馬援

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按馬援既平交趾奏分西里置封溪望海二縣水經曰葉榆水過交趾麓

進屯焉宋白曰馬援自九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禁谿水經註及越志皆作金溪其地盡在蒼梧縣西南水經註曰徵側走入金谿究

黃以南隨山刊木至日南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禁谿水經註及越志皆作金溪其地盡在蒼梧縣西南水經註曰徵側走入金谿究

志新昌縣屬賊遂散走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宮五月旱盧芳自昌平還內自疑

懼遂復反復扶又翻與閼堪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

兵郡國志廣漢郡在雒陽西三千里巴郡在雒陽西二千七百七百里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圍成都百餘日秋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桴竹木以渡水沿江下巴郡

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師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宜城縣屬南郡

王不信任

之月

武

之月

王不信任

之月

王不信任

卷四十三

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六

楚之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還祠章陵十二月還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置州牧事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至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五官中郎將張

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

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昭穆為昭音昭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

繼元帝而為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祖昭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祠之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祭祀志曰時謂曰宗廟處所未定且給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祀祀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者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

馬援斬徵側徵貳 妖賊軍臣傳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妖於驕驕單音善原武縣屬河南尹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數所角翻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

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賢曰逃解也余據禮記月令逃重囚挺寬也音待鼎翻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

賊賊眾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 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之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今愛州交州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

十里山有風 嶠南悉平賢曰嶠嶺也爾雅曰山說而高曰嶠居廟翻考異曰援傳作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擊交趾門常有風 嶠南悉平 十九年四月斬側貳等因擊都陽等降之援傳十七年拜伏波將軍討側貳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側貳盡紀之所

書援奏破側貳及傳側貳首至雒之時也沈懷遠南越志云徵側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援傳近是今從之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賢曰駱越則名林邑記

日南虛容浦通銅鼓外越銅鼓即越語也 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為王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到憚說太

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說輸茂翻處昌呂翻近其斬翻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

願備藩國數所角翻上不忍違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相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重難也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

太子連

自清

位凌立

太子陽

兄弟友

于情

董宣

項

不

一人之如

法

為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

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

友于之情愈篤論語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問古實翻亦何以過

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

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西都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遊於貴近之門至

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姓諸鮮于木子姓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

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俱私之以財終不為言少詩沼翻是以世稱其忠上以沛國桓榮為議郎沛國即沛郡建武

相厭厭服也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汝南鍾興授

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續輿為公羊春秋嚴氏學也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

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復扶又翻而興遂固辭不受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

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蔡質漢儀曰雒陽十二城門門一駐車叩馬叩近

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數所具翻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箠止翻宣叩頭曰願乞一

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治直之翻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

也楹柱義翻流血被面被皮義翻帝令小黃門持之小黃門宦者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彊其兩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

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亡謂亡命死謂犯死罪者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

也也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亡謂亡命死謂犯死罪者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

項令出賢曰張項言不低風也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慄當作慄音匹妙翻前書音義曰慄疾也非此義九月壬申

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復芳目翻下同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

知寺舍賢曰光武嘗從皇老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字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又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音在

也王勝日復一日日復之後扶又翻下復增同安敢違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

西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嶲嶲音叩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

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勞力到翻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叩都越嶲郡治叩都任貴所據宋白遂曰漢叩都縣唐為嶺州越嶲縣

掩任貴誅之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無罪加之以罪曰入百官志太倉令屬大司農主受郡國

酒轉穀秩六百石下還稼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竇融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

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辛亥漢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

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陳讀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

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賢曰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每常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

辨嚴之日辨皮見翻具也賢曰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改之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謹慎之察也斤音斬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

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匈奴寇上

黨天水遂至扶風郡國志上黨郡在維陽北一千五百里天水郡在維陽西二千里帝苦風眩疾法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賢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

命孔安國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顧音古維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余謂廣室者寢殿也據音會疾瘳召見興見賢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

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疆起之欲以為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張其兩翻復扶又翻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河內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 壬辰以左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乙未徙中山

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况郭后弟也數恩况者以慰后心耳數所角翻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勞力到翻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

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魯東海楚沛國皆諸皇子封國也後東海王疆兼食魯郡而都於魯時猶為魯王與國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 壬寅車駕還宮 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賢曰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寶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扶

又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 劉尚進兵與棟蠡等連戰皆破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二年分置永昌郡治不韋史記正義不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里斬棟蠡帥西南諸夷悉平師所類翻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義翻其居止近塞斬翻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五郡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也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

白山者最為疆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考異曰劉昭注補後漢書志亦謂之續漢志其郡國志注云中郎將馬援誤也帝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烏桓援傳十二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騎出高柳袁紀在八月祭彤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破皮義翻陳讀曰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

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裸即果謂怖普布翻復扶又翻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莎車王賢浸

事前今 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八

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橫戶孟翻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

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都上屬翻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史所謂量時度力也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

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敦徒翻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

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陽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十

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 癸丑以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 初陳留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

滅江陵縣屬南郡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貢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

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策簡策編簡為之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

國史亦用簡策此書諸策即史策也尚書古文書以八寸策是歲青州蝗青州部濟南平原屬安北海東萊齊國匈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復死鞬丁翻弟左賢

王蒲奴立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人畜饑疫死耗太半賢曰三分損二為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

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考異曰帝紀是歲匈奴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詣西河內附然則茂所報者非比也今從南匈奴傳烏桓乘匈奴之弱擊

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降戶翻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

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龜茲前書音丘慈賢曰今龜音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

復扶又翻下同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任其從

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南羌即溫中諸羌從子容翻乃表河曲列

四郡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也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斷丁管翻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

劉昆肉
人叩頭而
滅為
弘農太守
虎皆貢
子渡河
帝聞而
異之
徵昆
代林
為光祿
勳
帝問
昆曰
前在
江陵
反風
滅火
後守
弘農
虎北
渡河
行何
德政
而致
是事
對曰
偶然
耳
左右
皆笑
帝歎
曰此
乃長
者之
言也
顧命
書諸
策